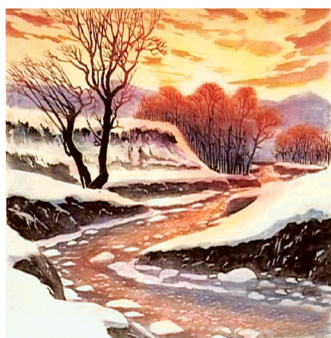




主编 王正儒

挂 匾

火会亮 著



黄河出版传媒集团
宁夏人民出版社

编 委 会

主 编：王正儒

副主编：安 楨 王 萍 王成明

杨风军

编 委：王正儒 安 楨 王 萍

王成明 杨风军 郑宜诚

马金平 喜晓玲 李育龙

马文山 倪金栋 田鹏飞

王怀凌 单永珍 李 方

李 敏 马明君 毛兆平

李志勇 马 玲 杜占山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挂匾 / 火会亮著. -- 银川 : 宁夏人民教育出版社,
2015.12

ISBN 978-7-5544-1440-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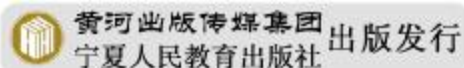
I. ①挂… II. ①火… III. ①中篇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②短篇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 IV.
①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021666 号

挂匾

火会亮 著

责任编辑 孔 畅 裴子桐
封面设计 倪万军 单永珍
责任印制 殷 戈



出 版 人 王杨宝
地 址 宁夏银川市北京东路 139 号出版大厦(750001)
网 址 <http://www.yrpubm.com>
网上书店 <http://www.hh-book.com>
电子信箱 jiaoyushe@yrpubm.com
邮购电话 0951-5014284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刷装订 固原博奥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印刷委托书号(宁)0000256

开 本 700 mm × 1020 mm 1/16
印 张 12.75 字数 204 千字
版 次 2015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6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544-1440-8/I·96
总定价 25.5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序

王正儒

“东潼关，南武关，西散关，北萧关”，作为关中四大关隘之一的北萧关，亦称汉萧关，雄踞六盘山北麓。因为其重要的军事价值，历代王朝极为重视对固原的经营，也因其地处北方游牧文化和中原农耕文化的交合地带，古代丝绸之路的必经之处，所以固原的政治、经济、文化在中国历史上素来占有一席之地。

在《诗经·小雅·六月》里，那一声“薄伐玁狁，至于太原”的远古吟唱，使固原作为文化符号屹立在文学大河的上游，或隐或显地贯穿着文学史的脉络。这是《诗经》的固原，班彪的固原，王维的固原，岑参的固原，王昌龄的固原，林则徐的固原，谭嗣同的固原，毛泽东的固原，张承志的固原，因为文学的表达，固原被赋予了丰富而深远的诗画意蕴，影响着这一地域的历史积淀。

穿越历史的雾霭，秦长城两侧，萧关古道旁，奔走的是犬戎、西羌、义渠、乌氏、鲜卑、匈奴、党项、蒙古、回回的民众，不同的行装，不同的语言，上演着一幕幕历史的活剧。由此形成的游牧文化、农耕文化、边塞文化、伊斯兰文化、红色文化在这里繁衍生息，相互交融，相互渗透，构筑了固原底蕴丰盈、独具特色的文化内涵。文学是文化最直接传承载体，也是一个民族精神的集中体现。它对时代的触碰，人性的抚摸，世相的洞察，心灵的关照，是人们了解历史、了解社会、了解自然、了解

人生最佳渠道。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学，它经典的、独一的存在方式，证明着文学不死的深刻道理。

伴随着改革开放的大门徐徐洞开，新时期文学吹响了沉睡大地的第一声号角，偏居西部的固原与共和国的脉搏一起跃动，谱写着属于自己的历史。一代知识分子拿起手中的笔，用文字记录着变革中的固原，发展中的固原，奋进中的固原。

于是固原就有了真正属于自己的文学人。

三十多年的文学历程，见证着文学固原的发展变迁，也塑造了这块土地上的文学群像。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丁文庆、屈文焜、慕岳、徐兴亚、火仲舫、李成福、马吉福等第一代文学工作者尝试栽种文学的嫩芽，他们立足苦难的黄土地，踏上了艺术的漫漫征程。在他们的努力下，《六盘山》文学杂志的创刊，为培养本土作者提供了重要的发表园地。80年代中期，王漫西、虎西山、张嵩、张铎、戴凌云、杨梓、钟正平、王治平、罗治平、周彦虎、陈鹏生、兰茂林、杨友桐等一批大中专院校毕业生加入了文学的合唱，他们的作品频频见诸宁夏的报刊，形成了宁夏文学独特的“黄土高原派”，作家群体现象初露端倪，文学的树苗扎根固原的沃土。进入90年代，石舒清、郭文斌、梦也、左侧统、火会亮、古原、王怀凌、李方、杨风军、韩聆等第三代文学工作者在储备了丰富的文化积淀后，把宁夏文学天平的重心倾向固原，他们以集团军的方式走出宁夏，冲刺全国，构成了宁夏文学的半壁江山，一片蔚为壮观的文学森林茁壮成长。90年代中后期，杨建虎、单永珍、程耀东、胡琴、穹宇、泾河、唐晴、郭静等第四代青年文学工作者裹挟着前辈的气势，以扎实的文学功底和新颖的表达方式，为文学固原的壮大注入了新鲜的血液。新世纪以来，了一容、马金莲、竹青、雪舟、李敏、李兴民、倪万军、许艺、马晓燕、红旗、刘汉斌、高丽君、王武军、王玉玺等第五代新生力量的出现，使得固原大地上老中青三代文学工作者共聚一堂，共同谱写文学固原的华章。

三十多年来，茅盾文学奖提名、鲁迅文学奖、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五个一工程”奖有他们的名字；全国十佳诗人、《人民文学》奖、《民族文学》奖、《小说选刊》奖、冰心散文奖、鲁黎诗歌奖、庄重文文学奖、春天文学奖有他们的名字。

三十多年来，“西海固文学丛书”、《生命的重音》、“六盘山文化丛书”“文学西海固”等丛书的出版，见证着文学固原曾经的辉煌。二百多人的文学队伍，百部个人作品集、小说、诗歌、散文、评论、报告文学等多方位出击，文学固原在当下文坛有了一定的声誉。一些人离开了固原，但他们的文学表达依然是这块熟悉的土地。一些人坚守在固原，他们擦洗着文学这张固原的靓丽名片。

2014年10月1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文艺座谈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总书记说：每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的精神。文艺是铸造灵魂的工程，文艺工作者是灵魂的工程师。好的文艺作品就应该像蓝天上的阳光、春季里的清风一样，能够启迪思想、温润心灵、陶冶人生，能够扫除颓废萎靡之风。广大文艺工作者要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旗帜，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生动活泼、活灵活现地体现在文艺创作之中，用栩栩如生的作品形象告诉人们什么是应该肯定和赞扬的，什么是必须反对和否定的，做到春风化雨、润物无声。要把爱国主义作为文艺创作的主旋律，引导人民树立和坚持正确的历史观、民族观、国家观、文化观，增强做中国人的骨气和底气。他要求广大文艺工作者要结合新的时代条件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和弘扬中华美学精神。我们社会主义文艺要繁荣发展起来，必须认真学习借鉴世界各国人民创造的优秀文艺。只有坚持洋为中用、开拓创新，做到中西合璧、融会贯通，我国文艺才能更好发展繁荣起来。

总书记强调，各级党委要把文艺工作纳入重要议事日程，贯彻好党的文艺方针政策，把握文艺发展正确方向。要选好配强文艺单位领导班子，把那些德才兼备、能同文艺工作者打成一片的干部放到文艺

工作领导岗位上来。要尊重文艺工作者的创作个性和创造性劳动，政治上充分信任，创作上热情支持，营造有利于文艺创作的良好环境。要通过深化改革、完善政策、健全体制，形成不断出精品、出人才的生动局面。要高度重视和切实加强文艺评论工作，运用历史的、人民的、艺术的、美学的观点评判和鉴赏作品，倡导说真话、讲道理，营造开展文艺批评的良好氛围。

为了总结近年来的文学成就，见证固原的文学历史，编辑出版一套“文学固原丛书”，则是固原的文艺工作者共同铸就的全景式的心灵读本，其文化价值和社会意义显而易见。该丛书的出版，必将对丰富文化固原建设增添光彩。

丛书由小说卷、诗歌卷、散文卷、文学评论卷、原州卷、西吉卷、隆德卷、泾源卷、彭阳卷以及固原最有代表性的五位作家、诗人的个人作品集构成，蔚为壮观。这次结集，是固原市委、市政府贯彻总书记讲话的有力举措，也是我们奋力做大做强文化建设，大力发展文化产业，为推动固原经济快速健康发展提供精神动力、智力支持和人才支持。“文学固原大书”必然是新世纪以来固原文化传承的有效载体，也是彰显固原文学特色、树立固原文化自信的辉煌成果。

文以载道。我相信，代表着西部文学精神面貌和文化气质的固原作家群，必将在当代中国文学辽阔的原野上呈现花开四野的灿烂画面，为复兴之路上的大梦中国谱写壮丽的华章。

（作者系中共固原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统战部部长）

目 录

序	1
挂匾	001
麦黄时节	015
民间表演	022
碎舅	033
村庄的语言	040
坐夜	048
被遗忘过的故事	056
风中絮语	067
玩笑	075
启蒙	086
积雪	097
唢呐声声	111
堡子	129
寻找砚台	148
官司	167
后 记	192

挂匾

1993年腊月十八日，一个平常的日子。

这一天在阴阳的历书上如是记载：黄道吉日，宜嫁宜娶。

杨根缠将儿子贤户的婚期定在了这一天。杨根缠很满意。满意之余就禁不住一天天煎熬起来，要当老公公了，要过事了，便翻来覆去睡不着觉。夜晚到来以后，他盘盘腿坐在炕上，一边喝茶，一边不停地用右手压着数左手上的手指头，数得很慢。有时候，一罐罐砖茶，往往被他喝得像树叶一样一片一片舒展开来他还在喝。

杨根缠就这一个独苗，他决心把事过得红火些。

腊月初十，送大礼。也就是说要在这一天将原先剩下的礼银全部如数过清。这多少使杨根缠揪心了一阵子。聘礼总数为三千六，除过以前零敲碎打给过的和家里攒下的几百元，要一次性拿出来，还得卖个猪，卖个牛犊子，最后把从包产到户到现在积下的一些豌豆仓底都腾出来卖了。

心痛了一阵子，又不心痛了。杨根缠有3个女儿，如今都已嫁人另过。他想着自己每嫁一次女儿都有人这样煎熬，自己反倒不煎熬了。老先人留下的规矩嘛，谁都得打这条道道上过。

腊月十五日，夹红书。这也是老先人留下的个规矩。所谓红书，其实是阴阳把一张什么帖儿糊在红纸里面封成一个纸封，让送到新媳妇家让新媳妇缝在枕头里面，不能拆看，两口子枕，枕……一直枕到磨成碎纸屑屑为止。

红书是天机，天机不可泄漏。

临行前他给儿子一遍一遍安顿：“不能看，手咬死人也不能看。人家阴阳咋么安顿你咋么来，你不要犟。”

其时贤户已梗着脖颈走到大门外面去了。

看着儿子渐渐远去的背影，杨根缠禁不住就轻叹一声。他今年已满 58 岁，黄土拥到脖项上的人，咋说也没个奔头了，这后半辈子的光阴，这后半辈子的精神，就靠这高高大大的儿子去给他支撑了。

叹息了一会儿，又返身走回来。这时候他到南墙边上的厨房里巡视了一回。对于厨房里的烹饪，他颇感满意，馒头蒸好了，萝卜丝丝子煮好了，再等两天，他就让贤户牵着毛驴把后山他姑请来。后山他姑麻利，能干，席面上的事情没有个挑的。

厨房里笼罩着一团白气，鼓风机吼得呜呜的。三个早八天就来帮忙的女儿和自己的女人聚在锅台前，正在七嘴八舌地讨论，碟碟子咋么摆，丸子咋么咋么蒸，而木质的锅盖便不停地被沸水掀得突突地响。

杨根缠觉得心里很暖和。这时候，他本来想到上房里捣两罐罐，可转念一想，又打消了这个念头。事情还多着哩，还品个啥。他又急失慌忙寻来一把笤帚，躬倒身子，把上房和新房屋里的地细心地打扫了一遍。

忙罢这些，他舒了一口气。站在台阶上审视了一下院子里的安排，样样称心。窗子上的窗花已贴好了，新房里挂满了拉花，对联还没贴，双喜还没有贴，可屋里屋外已有喜庆的气氛。他禁不住捋着胡子笑了。晚上，或者明几个早上，他就叫贤户邀上几个小伙子，把村里那个大喇叭背来架在房背上，唱秦腔，唱歌子……杨根缠不由得哼了一句年轻时唱过的酸曲浪调儿。

临近过事的前一天，杨根缠把帮忙的亲房邻居们请了来。亲房一共 14 个，有老有小。老的们蹲在炕上，小的们围个圆圈坐在地下的板凳上。这是过事的规矩。过事之前，不管谁家，先把亲房邻居好好待承一下是理所当然的。有句话说：过事就是过亲房哩。亲房们给你帮衬，天大的事儿就顶着过了，亲房们不出力，能把你难辛死。杨根缠给来的亲房们不管娃娃大碎每人都是一盒带把金驼烟。

坐了一席，喝了几罐罐茶，随后亲房们就开始商量安排各人的干事：总管的，助香的，执席的，端盘子的，炖茶热酒的，侍候上姑舅、娘家人的……大家讨论得很热烈，也很周到，甚至连侍候新郎新娘喝交杯酒的都分配好了。

杨根缠担在炕沿上，笑咪咪的，有时插上一嘴，有时散一圈烟，偶尔也不

惜年纪老迈，躬下身子给地上的晚辈递烟点火。

事儿商量罢，已是午夜12点。

送走了亲房们之后，杨根缠这才觉得腰酸腿痛。他爬上炕，伸了伸腿，刚想舒坦一下，没想屋门里走进一个人来。来人一进门就大话连天：“提酒，提酒，今晚上我不放翻他老根缠才怪哩。”

杨根缠慌忙溜下炕，一看，原来是村长谢撇子。谢撇子披一件老羊皮袄，油渍渍的，一进门就咻啦抹一把沾在胡楂上的冰晶，踢掉鞋，猫着腰连跪带爬直往炕上钻。

谢撇子两腿虚蹲着不住地叫：“老根缠，老根缠……”一副激动热烈的样子。

这时杨根缠反倒清醒了。他拿出烟，上茶，让谢撇子抽着喝着，自己心里才转开了磨磨。

确实说，谢撇子算得个老实本分的农人。他因为在庄稼行上样样精，就显得在村里人眼中有分量。人话大，但老实，这样的人便极有可能在村里取得一官半职。1985年，乡上让他当村长。乡上让他当村长的理由很幽默，说他嗓门大，能喊叫。谢撇子竟也乐滋滋地干上了。

其实这时候当村长已没多大油水可捞。包产到户以后剩下的那点油水早让人捞光了。谢撇子一上任，摊在身上的便是一大堆差役。把人拴死了不说，连副业也搞不成，日子过得一年不如一年。本来他在村里地位能算个一般，喊叫来喊叫去，得罪了不少人。村里人就不怎么喜欢他。村里人总警觉着他。只要他一走进谁家，谁家保准有事。所以杨根缠就不得不在心里转开了磨磨。

杨根缠给谢撇子倒了一杯茶，谢撇子放在炕桌上。

谢撇子喝了一口茶，嘻嘻哈哈地笑：“老根缠，咋么个？当老公公呀心里觉着咋么个？”

说了些不咸不淡的玩笑话。然后，又问过东西准备得咋样，人手上有没有麻达，接着就讪讪地滋溜滋溜地一罐一罐喝砖茶。

喝了半天，杨根缠便叫女人给谢撇子炒一碗肉。不管怎么说，村长总还是村长嘛。

吃罢肉，谢撇子打一个饱嗝说：“他婶婶的这个手艺呀，他婶婶的这个手艺呀……”夸赞得杨根缠的女人站在地上抿着嘴只是笑。

吃了一碗肉，谢撒子的情绪骤然变得好起来。他点上一根烟，用个火柴梗在牙缝里掏了半天，然后朝地上“呸”地一唾，说：“老根缠，实话实说哩，咱庄里就数你的个人还能成。人么，还要咋？”

杨根缠觉得很熨帖，人听了好话没法不熨帖。

停顿一下，谢撒子吸溜了一口茶，把一片嘴里的茶叶吐到碗里之后极神秘地说：“老根缠，你估一估，我今几个夜里寻你啥事。啊，你估一估。”

杨根缠看一眼谢撒子，又看一眼茶炉，笑眯眯地说：“估啥哩，我估不来。

谢撒子就在炕上耸一耸肩，脸上放出欢快的红光，“老根缠，大喜呀。前几个我跟村里干部们研究了一下，决定给你这次挂个匾。”说着，呼噜一笑，一口浓痰便很响地由他的嘴射到地上。

杨根缠感到很意外，不觉皱起了眉头，“咱既不是烈士军属，又不是五好家庭，平白无故挂的个啥匾嘛。”

“挂个啥匾？挂个匾么挂个啥匾。”谢撒子的脸上出现了正义的愤怒，“你想想，你贤户头一个在咱村考上了师专，现如今又在乡上当老师，这不是你杨根缠一个人的事，这是咱村上几百口人的光荣。老根缠，你知道么，这考大学放在过去就是中举，最不行也是个秀才。秀才咋办？砌脊瓦兽，上房翻修，咱也不图个啥，咱这一做也就是鼓励村上的娃娃好好念书哩嘛。”

谢撒子还说了许许多多，说得杨根缠脸上渐渐地有了笑意。

杨根缠倒上一罐茶，又捏了茶叶盒里的一撮黑糖放进去说：“他爸，这怕——不合适吧。”

“有啥不合适的，啊？”谢撒子摇着茶糖水，喝了一口，“嘻，你这个人。”

接着谢撒子声明，不但村里干部来，乡上干部也要来哩。

慌得杨根缠赶忙仄起身，连连摆手说：“别，别……”

这时谢撒子已嘻嘻笑着溜下了炕沿。

谢撒子走到门口，边用指头勾鞋边说：“老根缠，实话说，据我所知乡上的干部给个平头百姓搭情，这还是头一遭啊。”看了一眼有些受宠若惊的杨根缠，又说：“老根缠，你看着办吧。”说罢就披着皮袄出去了。

谢撒子一走，杨根缠这才心里敲开了鼓。真是前面的路儿一抹黑，说是没事了没事了，不料半腿上却长出这么一个六指来。他把这事深深地思考了一遍，又思考一遍，最后一拍大腿说：“挂，挂屎了挂。人嘛，一辈子活了个啥？

还不是活了个名望嘛。”

杨根缠这天晚上很晚很晚才睡。

第二天，天还很黑，杨根缠便早早地起来。他起来的头一件事就是在南院靠墙根下搭帐篷。他叫贤户，贤户不起来，他便叫了几个侄子和邻近庄上的几个人。他敬烟下话借来了小学校里的八套桌凳，又借了庄里社火班里一面紫红的大幕。帐篷搭好了，开口朝东，桌上一律摆了朱红的筷子。他还叫人在帐篷靠里安了个铁炉子。炉火熊熊，温暖如春。过事之前，他本来打算开四个席口的，上房里两个，新房里一个，高房上一个，这无形中增开的一个席口是专为乡上和村里干部们准备的。他叫来一个亲近的侄子悄悄安顿：这个席口谁也不能用，上姑舅也不能用，并且把一打好酒和一条好烟塞给侄儿，让到时尽心款待，不可怠慢。

收拾罢这些，杨根缠出了一身臭汗，尽管后背上冰凉冰凉，但心窝里还是热乎乎的。杨根缠很兴奋。兴奋溢到了脸上，满脸笑纹。

天刚放亮，过事的摊场就铺摆开了。电视机开了，录音机开了，紧接着大门前面老榆树上的大喇叭就唱起了歌子。人们在屋里忙出忙进，屋外的大场上，则有一群小不点儿的娃们做着各种各样的游戏。

院子里弥漫着淡淡一缕肉香。

半个村子自然地沉浸在一种节日的气氛中了。

其实这时最忙也最重要的还要数后山他姑。他姑为一席多少个丸子，每个碗里几片肉而昨晚一夜未眠，今早起来，头一个挽袖下厨。这阵子正指拨着几个侄女侄媳妇子，肉放多少，菜放多少，菜上面的肉咋么咋么苦，而肉上面的汤咋么咋么浇。杨根缠慢慢地从上房里踱出来。

杨根缠洗了脸，喝了茶，穿着一身簇新的制服衣裳，一副拘谨而谦和的样子。

看到杨根缠，大家眼睛一亮。

有个年龄跟他相当的亲房开玩笑，“哟，这是新女婿么，这新女婿口袋上应该别个花么。”

众人一笑。

杨根缠一笑。

杨根缠安排让亲房们坐头一席。坐席之前，要敬祖先。杨根缠把早已签

好的神牌供在了桌子上，桌是红漆桌，肉是染红的肉，两根土制的蜂蜡高高地蹲在神牌两边的烛台上，毕剥微响，映得半桌子的肉碗和馒头都有了一层艳艳的光泽。

助香的两手并着把两根点燃的暗红的药香递给杨根缠，杨根缠复用双手接了，作一揖，恭恭敬敬地将香插在香炉里之后磕一个响头。

然后贤户磕头，亲房们磕头，杨根缠还让贤户按照老规矩给亲房们叫着称呼逐一磕了头。

磕罢头，亲房们吃席。这时候贤户悄悄地从上房里溜了出来。贤户今天穿得格外攒劲，大背头，白净脸，穿一身淡灰条纹西装，脖子上还打了个红领带。他本来想胸前只戴一朵写着“新郎”字样的小花，可父亲一定让他挂红，挂就挂，就挂了两根。

他朝上房的台阶上往下走的时候小声地自言自语，“真是，这啥时候熬到天黑哩嘛。”一副洋洋自得而又黯然神伤的样子。

他害怕磕头，但不磕不行。刚从被窝里爬出来，他就已经稀里糊涂磕了二十八个响头，那个助香的还一个劲儿纠正他：“哎呀，这娃，当老师了么咋还这么笨嘛，作揖身子要躬倒，不能像吃上椽，双拳相并，头光磕三下，你咋跌倒一个劲儿点头，就跟个鸡吃食一样。”

说得旁边吃席的亲房们嘻嘻哈哈嗤笑。

他想这一天磕下来，不磕个脑震荡才怪。

他快快地抄着手朝小房走去。

小房里热酒，也炖茶。两个侍候茶酒的小伙子猕猴一样蹲在火炉旁边，喊着叫着，脸上已喝出一层淡淡的猩红。

贤户喝了一盅，然后坐下来。隔着屋门他能望见上房门楣顶上一副对联的横额：天作之合。

天作之合？

他细细地分析了这四个字的词性词义，然后就对中间的那个“之”字产生了很大情绪，这个“之”字，完全可以取掉，但又不能取掉，取掉了这个很旧很虚的“之”后，似乎规矩就不成规矩，方圆就不成方圆了。

他徐徐地吐出一口气。

他坐在火炉旁，双肘抱膝，静静地蹲着，深深地想。

正在这时，却听见助香的在上房里直着嗓子喊他，“贤户，贤户，贤户哪里去了？”

贤户站了小半天，牙一咬才从小房里走出来。

这时候，头一股子客人已进了门。头一股子来的都是些老道亲戚：女婿，外甥，还有些大大小小的姑舅们。

这伙人来了，随便得很，就像走进自己的家门一样。烧香，挂红，然后一个一个贼一样亮着眼睛四散分开，在厨房里，在小房里，咄咄寻吃寻喝。害得贤户他姑手忙脚乱。

贤户他姑这时候高挽了袖子，眼观六路，耳听八方。一边往笼屉里摆碗摆碟子，一边喝着几个管糖果管装碟子的侄子，“看紧看紧，雪花子你看紧，你姐夫再抓葵花的话你就往他脸上搽锅墨子，还有丸子，特别是盆里的丸子再不能叫拉扯了。”

他姑肥肥的脸上蒙了薄薄一层油汗。

看着他姑的那股子泼辣劲儿，杨根缠打心眼里喜欢。家里过事，厨房里就得有个攒劲人，掌勺的没个攒劲人不行。他这样想着，不觉斜眼看了一下正往筐篮里拾馍馍的他的女人。

他的这个女人呐，过日子还凑合，席面上的事情没一点路数。

日色过午的时候，院子里的气氛骤然变得热闹起来。随着一挂二百响鞭炮的一片炸响，乡上和村上的干部们涌进门来。为首的是谢撇子，谢撇子的两边是另外两个村干部，他们三个明晃晃地抱着三绺子长匾，吆吆喝喝，惹得旁边看热闹的娃娃女人一劲儿哄笑。

据说来了个副乡长。副乡长披着一袭崭新的黑呢大衣，走到门首，回过头来对他的那些个西装革履烂皮袄黄大衣的下属们笑笑，“哈哈”就进去了。

杨根缠忙叫人接住了谢撇子几个手里的匾。

所谓匾，其实是些镜框子，三绺儿。中间的大，两边的小。两边小的用工整的行书写着一副对联：一片花影云拖地，半夜书声月在天。中间那块用镀金铁条框住的是一幅群鹤起舞的吉祥图画。图画清淡，倒也鲜丽。靠近镀金框边的地方用很小的毛笔字写着一行漆字：恭贺杨根缠老先生为令郎完婚志禧乡政府部分干部村委会全体成员恭贺 一九九三年腊月十八日。

杨根缠看到匾，眼前忽地就一阵昏花。不知是因为紧张，还是激动，总之他跟干部们握手的时候恍兮惚兮的。

这时候，人们一边躲着鞭炮，一边把干部们往上房里引。乡上干部都不进去，副乡长也不进去。谢撒子因为是本庄上人，又是承头的，不得不和娃娃会计进去潦潦草草烧了个香，磕了个头。

副乡长站在屋门前，也不说话，只威严而亲热地扫了几眼院里的亲戚和搭在一根细铁丝上的几个被面床单，然后点点头，然后笑笑，然后走进了帐篷。

干部们一共来了12位。刚坐定，席就端上来了。先是八碟子干果和八轮子烧酒，随后就是九碟子十三花。碗里的肉菜高得冒了尖，以至抬盘子的人小心翼翼，就像杂技团里的走钢丝。

执席的在旁边连连催促：“吃吃吃，下茶吃。”

干部们就巴叽巴叽吃起来。吃罢饭，便喝酒。喝酒的时候副乡长没让执席的一盅一盅倒，而是让执席的把酒瓶盖子全部打开，热在壶里，然后顺着座位的次序一个挨一个划着拳敲着老虎杠子喝。

帐篷里立即喧哗起来。亲戚庄间人在帐篷口上围了一转圈。

这中间出了点小小的不快。本来在坐席之前，新女婿不分客人的辈分大小要给每桌席上磕一个头，这是规矩。杨根缠叫贤户，贤户说：“我不磕，谁想磕了叫谁磕。”气得杨根缠差点没扇他一个耳光。

就这样，所有的席上都磕了，却唯独干部们这一席没磕。害得杨根缠不得不亲自走进帐篷给干部们说明。

杨根缠搓着手，凑近桌子，看看谢撒子，又盯着副乡长，说：“你们看我这个愣儿，犟熊么，犟得很么。”

副乡长夹着一个丸子，一边往嘴里送，一边含含糊糊地招呼着下属们：“吃，吃，放开肚子吃。”忽地看见了杨根缠，猛一下有些不好意思，红了脸。稍稍镇静后，便神态自若地端起一杯酒，双脚踢蹬着底下的桌腿站起来。

“杨老先生，大喜呀。”副乡长显得格格外随和，“我代表……哈哈，我代表我们几个给您老敬一杯。”

其余的几个人，包括谢撒子在内也都端起了酒杯，舌头胡乱地掏舔着牙花子纷纷从座位上站起。

杨根缠似乎紧张了，嘴里说：“喜，喜，大家喜。”接盅子的手却不由自主地抖了两抖，溢出两滴清酒。他连喝了三盅，闭着气，强忍着没让被酒呛出的一点眼泪渗出眼眶。

走出帐篷，他觉得晕晕乎乎，有一股热辣辣的味道沿着肠子一直走到肛门底。冷风一吹，才缓缓清醒过来。他这时才觉得那酒不单单是麻，辣，而且还有一丝淡淡的甜味。

怪，甜味。

原来是捣蛋的小伙子们给酒里罽进了糖。干部们喝着喝着，很快就喝醉了。

傍黑的时候，院子里渐渐地冷清下来。日头朝山那边一点一点挪，腊月的寒气便一丝一丝往里渗，不知不觉，人们觉得身上凉飕飕的了。这时候亲戚们大都坐罢了席，三个一伙，五个一堆坐在火炉边，喝茶，抽烟，或是在院子里走动。除了帐篷里还在震天动地地划拳外，小房里也设着一个摊场。有几个人已经喝得很厉害了，展着指头，喊着，眼睛像浸泡在葡萄酒里的一些红樱桃一样，一个盯着一个的嘴。

满院子飘荡着一些残酒的气息。

亲戚们不吃了，他姑这才从厨房里抽空钻出来。他姑一边在护襟上绞拧着擦手，一边问旁边的几个亲戚：“吃好了吗？吃得香吗？唉，咱这个臭手艺，也没个啥花样式，亲戚们怕是没吃好吧。”

临近的几个亲戚立即转过脸来，“姨娘的唔个手艺么，乡长怕也吃得嘴上淌油呢？”

“哟，看说的。”他姑一笑。

他姑很兴奋，一兴奋，就要到帐篷里去问副乡长，可一看帐篷口上里三层外三层的围着，就又讪讪地朝上房里走。

上房里正在商量着新媳妇进门的一些事情。

他姑听了半天，终于听出些头头道道来：下马洋 40 块，开箱银 80 块，外加上零里零碎的一些用物，总共不下 180。“媳妇儿到门前，花个老牛钱”。杨根缠疼得在地上跳了三跳，临了，还是把收来的礼钱垫了些。

人们这时候踮着脚尖望大路上的拖拉机。

庄里杨三娃的女人做陪娘。